



MY SISTER'S KEEPER
姐姐的守护者

〔美〕朱迪·皮考特 著
林淑娟 译



MY SISTER'S KEEPER
姐姐的守护者

〔美〕朱迪·皮考特 著
林淑娟 译

新蕾出版社
XINLEI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姐姐的守护者/[美]皮考特著;林淑娟译.-2版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2010.6
ISBN 978-7-5442-4769-6

I.①姐… II.①皮…②林… III.①长篇小说-美
国-现代 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879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8-048

MY SISTER'S KEEPER by Jodi Picoult
Copyright © 2004 by Jodi Picoult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© 2008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Atria Books, a division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姐姐的守护者

[美]朱迪·皮考特 著
林淑娟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 王莹
装帧设计 金山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 12.5
字 数 240千
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2版
印 次 2010年7月第4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769-6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给库朗恩一家：

你们，是我们没有法定关系的亲密家人。

谢谢你们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。

致 谢

身为一个三年内开刀十次的小孩的母亲，我首先感谢医生和护士们，他们经常陪伴病人家属度过最难熬的时刻，缓和他们的情绪。谢谢罗兰·伊韦医生和麻省眼科医院的儿科护理人员，谢谢你们为我们的真实人生创造快乐的结局。在写本书时，我和平常一样，发现自己知识浅薄，必须仰赖别人的经验和智慧——谢谢你，詹妮弗·斯特恩克、谢里·弗里切、詹卡洛·奇凯蒂、文森特·格尔瑞医师、理查德·斯通医师、法里德·布拉德医师、埃里克·特曼医师、詹姆斯·尤勒斯医师、怀亚特·福克斯、安德丽亚·格林、还有迈克·戈尔德曼、劳瑞·汤普森、罗宾·卡尔、玛丽·安·麦肯尼、哈丽特·圣劳伦、阿普丽尔·默多克、艾丹·柯伦、简·皮考特，以及约安·马普森。

感谢几位真正的消防队员，他们使我在晚上成了电脑前的破坏手^①：迈克·克拉克、戴维·霍塔涅米、理查德·洛和吉姆·贝朗格（他更正了我的错误，我要颁发一颗金星给他）。

感谢在背后支持我的卡罗琳·里迪、朱迪斯·科尔、卡米勒·麦克达菲、劳拉·穆勒、莎拉·布拉汉姆、卡伦·曼得、西尔·巴伦杰、安妮·哈瑞斯，以及不屈不挠的阿垂亚图书公司的销售队伍。感谢劳拉·格罗斯对我的信任。

我诚挚地感谢埃米莉·贝勒特斯的杰出领导，让我自由展开双翼。斯科特、阿曼达·麦克莱伦和戴维·克兰默——使我洞悉遭受致命疾病威胁者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悲与喜——感谢你们的慷慨，祝福你们健康长远的未来。

^① Can man，消防队里负责拿器材破坏火场门窗等的破坏手。

目 录

序曲	1
星期一	3
星期二	45
星期三	69
星期四	133
星期五	193
周末	229
星期一	269
星期二	321
星期三	333
星期四	367
终曲	389

序曲

没有人开启战争——
或者说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该那么做——
没有先理清他的想法，
他预备在战争中达成的目标
和他打算如何指挥。

——卡尔·冯·克劳塞维茨：《战争论》

三岁的时候，我想杀死姐姐，这是我最早的记忆。这个记忆如此鲜明，现在，我还不时想起当时她的鼻尖隔着枕套，抵住我手心的感觉。她不可能抵抗得了我，不过，我还是没能成功。爸爸走进房间，他要送我们上床，跟我们道晚安，这刚好救了她。他领我回床上，对我说：“这种事绝不能再次发生。”

等我们长大一点，我似乎是个不存在的女儿，除非和她有关。每每我在房间的另一头，看着她睡觉，看着我们两张单人床之间那道长长的阴影，我会细数有哪些死法：在她的麦片里下毒；到海边，被退潮的水流卷走；被闪电击中……

最后，我虽然没有杀死姐姐，但她，想杀死自己。

或至少，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。

星期一

兄弟，我是火，
在海底熊熊燃烧。
我将永远不会遇见你，兄弟——
许多年也不会；
或许千万年，兄弟。
然后我会温暖你，
拥你靠近，层层环绕，
利用你并改变你——
或许千万年，兄弟。

——卡尔·桑德堡：《家族》

1 安娜

小时候，我觉得最神秘的事情不是“小孩怎么生出来”，而是为什么要生。制造娃娃的技术性问题，我懂——哥哥杰西曾提供给我那方面的资料，不过，那时我就确定他听来的有一半不对。当老师转身，班上其他跟我一样大的孩子都忙着在字典里找“阴茎”和“阴道”的解释时，我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不同的细节上。例如，为什么有些家庭只生一个小孩，而有些家庭的繁殖力似乎特别强。或者学校里新来的女同学席多娜告诉每个愿意听她讲话的人，她的名字是以父母度假时制造出她的地方来命名。（我爸爸以前常说：“幸好他们不是去泽西城^①度假。”）

现在我十三岁了，发现这种原因更加复杂：一个八年级女生因为肚子大了而休学；一个邻居故意受孕，因为她希望能借此阻止丈夫诉请离婚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外星人登陆地球，研究地球人为什么生小孩，他们的结论会是：大部分人都是在无意中制造出小孩，或因为他们在某个夜晚喝多了，或因为避孕措施并非百分之百可靠，或因为其他一千个很难令人信服的理由。

我出生则是因为一个特殊的理由。我出生不是灌进廉价酒的结果，不是由于满月或一时头脑发热。我之所以会出世，是因为一个科学家设

^① Jersey City，位于美国新泽西州。Jersey 在英文中有浅棕色母牛之意。

法将我妈妈的卵子和我爸爸的精子结合起来，创造一个特别宝贵的基因原料。事实上，当杰西告诉我，娃娃是怎么来的，我一点也不相信。我决定问爸爸妈妈事情的真相，我得知的比我预期的多。他们要我坐下，告诉我正常小孩是怎么来的，也解释说他们特别选择我这个小胚胎，是因为我可以拯救姐姐凯特。“我们因此更加爱你。”妈妈很肯定地说，“因为我们知道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孩子。”

但我仍然心存疑虑，如果凯特身体健康，情况会怎样？很可能我还在天堂漂浮，或者在某个地点等候，预备被发配到地球一段时间。当然，那样我就不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。你懂了吗？我和其他自然受孕的小孩不一样，我不是因为意外而来到人间。如果你的父母因为一个理由孕育你，那么，那个理由最好一直存在。因为，那个理由要是不存在了，你也没必要存在。

当铺里可能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可那里也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。出了什么事必须典当一件依旧光艳如鲜的钻石饰品？谁这么急需用钱，连一个少了一只眼睛的玩具熊也要变卖？走向柜台时，我怀疑老板会不会看一眼我要典当的项链，问我同样的问题。

站在收银台前的人，鼻子像大头菜，眼睛深凹。我无法想象他能看得足够清楚，以执行他的任务。

“你需要什么吗？”他问。

我拼命稳定心神，才不至于转身出门，假装我是搞错了才进来的。唯一使我镇定的是，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站在这个柜台前，拿着自己从来没想过会与它分离的东西的人。“我有东西要卖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你要我猜是什么吗？”

“哦。”我吞下口水，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条带有小盒子链坠的项链。“这是 14K 金的。”我竭力推销，“几乎没有戴过。”撒谎，直到今

天早上，我七年没有取下它来。这是我六岁时，一次抽骨髓后，爸爸送我的。他说，我给姐姐那么贵重的礼物，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贵重礼物。看到搁在柜台上的项链，我的脖子轻颤了一下，觉得光光的。

当铺老板戴上眼镜，那使他的眼睛看起来恢复了正常大小。“我可以给你二十块。”

“美金？”

“不是美金，是比索吗？你以为是什么？”

“它值五倍的价钱！”我说。

老板耸耸肩，“需要钱的人不是我。”

我拿起项链，打算完成交易，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我的手指像救生爪那样，紧紧钳住项链。我努力用意志扳开手指，满脸通红胀热。仿佛过了一个钟头，项链才落进老板摊开的手掌。他看着我的脸，语调温柔多了。“就说你搞丢了。”他送给我一个免费的建议。

如果韦先生决定把“怪人”这个名词放进《韦氏大词典》，安娜·费兹杰罗一定是他找得到的最好定义。不只是长相，她瘦得像难民，胸部平得像飞机场，头发的颜色看起来像泥巴，点点相连的雀斑散布在两颊。让我告诉你，别妄图用柠檬汁或防晒霜淡化雀斑，或者更可悲的，用磨砂纸。没用。上帝显然在我出生那天情绪不佳，因为他把这些与众不同的身体密码，混进我出生的这个家庭需要的基因里。

我爸妈试图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但那只是相对而言。事实上，我从来都不是个正常小孩。老实说，凯特和杰西也不是。我想，或许我哥哥在四岁之前、凯特还没被诊断出毛病的时候，曾在阳光下享受过他的童年。可是自从凯特发病，我们都忙着迅速长大，没有余力去回顾过去。你知道吗，大多数小孩都以为他们和卡通人物一样，如果一块铁砧掉下来，砸在头上，他们可以毫发无伤地逃离人行道，继续向前走。我

从来不相信那种事。我怎么可能那么天真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总在晚餐桌旁给死神留一个座位。

凯特是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（APL）患者。事实上，那并不完全属实——现在她没发病。那种病潜伏在她身体里，就像熊在冬眠，不知何时会苏醒，发出怒吼。两岁的时候，她被诊断出罹患这种疾病，现在，她十六岁。分子复发、粒细胞和静脉插管，这些是我常在字典中翻查的字眼，即使我从来不曾有任何测验的试题中看到它们。我是个同种异体捐赠者——兄弟姐妹间的完美配型。当凯特需要白血球、干细胞或骨髓来欺骗她的身体她是健康的，我就供应这些东西。几乎凯特每次住院，我都要去报到。

那些都不算什么，除了我自己告诉你的，其他你听来的有关我的一切，都不必相信。

我正要上楼的时候，妈妈从她房间出来，又穿着一件新的晚礼服。“哦，”她转身背对我说，“你正是我要找的人。”

我帮她把背后的拉链拉上，看着她转身。妈妈如果在别人的人生中生活，她会更漂亮。她有一头深色长发，锁骨优美得像公主，可是她的嘴角老是下垂，好似她吞下的尽是苦涩的消息。她没有多少自由，只要姐姐身上出现淤青或流鼻血，她的时间表就得大幅度修改。一有空闲， she 就把时间花在蓝飞服装网上，荒谬地订购一些她根本没有场合展示的华丽晚礼服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
晚礼服集合了晚霞的所有颜色，它的质料使她移动时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没有肩带，就是明星穿着走红地毯的那种礼服——一点都不适合出现在罗得岛上达比市郊区的房子里。妈妈盘着长发，挽成髻。床上还有三件晚礼服——一件黑色紧身的，一件缀有椭圆形的玻璃珠，另一件似乎太小了。

“你看起来……”

很疲惫。这个词卡在我的嘴巴里冒泡。

妈妈僵直地站着，我怀疑是不是说漏了嘴。她伸出一根手指，对我轻嘘，把耳朵歪向敞开的门，“你听到了吗？”

“听到什么？”

“凯特。”

“我没听到任何声音。”

她不相信我，只要是有关凯特的事，她谁的话都不信。她快步上楼，打开我跟凯特的房门，发现我姐姐正歇斯底里地坐在床上，就像她的世界又崩溃了。爸爸是个业余天文学家，曾试着向我解释宇宙黑洞。他说黑洞具有强大无比的吸引力，能吸纳所有东西，甚至光线。现在这种时候就仿佛出现了黑洞，不管抓住什么，你终究会被吸进去。

“凯特！”妈妈扑跪到床边，愚蠢的晚礼服下摆在她周围挤成一堆，“凯特，宝贝，你哪里疼？”

凯特抱着一个枕头，泪如雨下，淡色的头发被濡湿，一缕缕黏在脸上，呼吸过于急促。我像被冻住般呆立在房门口，等候指示：打电话给爸爸，打电话给九一一，打电话给钱斯医生。妈妈还没发号施令，紧张地等待凯特说明情况。“是贝斯顿，”她抽泣道，“他永远离开赛琳娜了。”

这时，我们才注意到：电视开着。屏幕上，一位金发帅哥盯着一个哭得像姐姐那么凄惨的女子，走出房间，摔门而去。“你到底哪里疼？”妈妈问，她依然确信凯特不只是因为剧情哭。

“哦！我的天啊！”凯特吸吸鼻子说，“你知道赛琳娜和贝斯顿经历过多少波折吗？你知道吗？”

我放松下来，知道现在没事了。在我们家，“正常”像一条太短、盖不住整张床的毯子，有时候可以刚好盖住你，有时候可能会害你冷得发抖。更糟糕的是，你永远不知道这当中哪种情况会发生。我坐到凯特

床边。我虽然只有十三岁，却已经比她高，经常有人误认为我是姐姐，她是妹妹。在这个夏天的不同时段，她迷恋上这出肥皂剧里的主要男性角色，卡拉汉、怀尔特和莱姆。现在，我猜，她又迷上了贝斯顿。我接口道：“还有遭绑架的惊吓。”我对情节知之甚详，凯特要我在她去析肾的时候录下这几集。

“她差点错嫁给他的孪生兄弟。”凯特补充。

“别忘了他还因为船难消失了两个月。”妈妈加入我们的谈话，我想起她以前在医院里也会陪凯特看这个剧。凯特似乎注意到了妈妈的装扮，“你穿的什么？”

“哦，我想把它退回去。”妈妈站到我面前，让我帮她拉开拉链。精美的邮购目录会引发其他母亲难以抑制的购买冲动，但对我妈而言，只是一种健康休闲活动。我不明白她到底是喜欢自己试穿过的衣服再穿到别人身上，还是喜欢不合适能退货的机制。她认真地看着凯特问：“你确定自己没有不舒服吗？”

妈妈离开房间后，凯特躺低了一点。我只能这么形容——血色迅速从她脸上消失，她的脸与白色的枕头融为一体。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脸色也愈加苍白，我害怕有一天醒来，会完全看不到她。“走开，”凯特命令道，“你挡住电视了。”

我走开，坐到自己的床上，“只不过是下集精彩预告。”

“如果我今天晚上死掉，我想知道我错过了什么。”

我拍松自己的枕头，将它立起来，枕着我的头。凯特和平常一样换了个枕头，这样枕头就不会硬得像石头。她随时拥有松软的枕头，她应该有较舒服的享受，因为她比我大三岁，因为她是病人，还因为月亮在水瓶座——总是有理由。我斜眼看电视，希望可以转台看其他节目，但我知道希望渺茫。

“贝斯顿看起来像是塑料做的。”

“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听到你对着枕头低叫他的名字？”

“闭嘴。”我说。

“你才闭嘴。”凯特对我微笑，“他可能是个同性恋。真浪费，枉费我们费兹杰罗姐妹都……”她突然顿住，整个人痛苦地缩了一下。我翻身看着她，“凯特？”

她揉揉后腰，“没什么。”她的肾在折磨她。

“要我叫妈妈来吗？”

“还不用。”她把^手伸向我们的床之间。两张床距离大约只有两臂长，我们伸出手来就可以碰触对方。我也伸出手。小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会握手搭桥，看看手臂上最多放几个芭比娃娃还能保持平衡。

最近我常做噩梦，梦里我被切成好多块，我想把自己拼回去，却少了几块。

爸爸说火会自己熄灭，除非你开窗，给它燃料。我想我现在正在做的，差不多就是那样。可是，爸爸还说，当火烧到你的脚后跟了，如果你想逃，就必须打破一两道墙。所以，当凯特吃过药，入睡后，我拿出藏在床垫和封闭式弹簧之间的皮夹，走进隐蔽的浴室。我知道凯特会偷看我的东西，因此在拉链的链齿间夹了一根红线，这样就能知道是否有人未经允许偷看我的皮夹。红线虽然已经拉断了，皮夹里的钱并没有减少。我拧开浴缸的水龙头，为自己进浴室制造了一个理由，然后，我坐到地上数钱。

加上我从当铺换到的二十元，我有一百三十六元八十七分。还不够，但一定会有办法。杰西买他的旧吉普车时，他的钱也不够两千九百元，银行贷款给他。当然，我爸妈必须在文件上签字。我怀疑在同样的情况下，他们会为我担保。我再次清点，期待钞票奇迹般繁殖滋生。可是数学就是数学，总数仍然不变。我开始阅读报纸的剪报。

坎贝尔·亚历山大。我觉得这个名字傻透了。听起来像是昂贵的酒吧调配出来的酒名，或是经纪公司的名字，可是你无法仅仅以此否认这家伙过去的辉煌纪录。

要我去我哥哥的房间，你得先走出我家，他就喜欢这样另类。一满十六岁，杰西就搬进车库的阁楼——那是完美的安排，他不想让我爸妈看到他在干什么，而我爸妈也不想看。他用四个防滑的深沟雪地轮胎挡住通往他小窝的楼梯，那里有一堵用纸箱围成的小墙，一张橡木桌倾斜着靠在上面。我有时候想，杰西弄这些障碍物只是为了给自己更多挑战。

我爬过障碍物走上楼梯，楼梯因为杰西巨大的音响声而震颤。我敲了整整五分钟门，杰西才听到。“干吗？”他把门拉开一道缝。

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他想了一下，才退后让我进去。整个房间是脏衣服、杂志和吃剩的中国菜餐盒的堆积场，闻起来像汗湿的冰球鞋。唯一整洁的地方是摆放他特殊收藏品的展示柜——捷豹的银色吉祥物、奔驰的标志、福特野马跑车的马图腾。他告诉我，这些车盖上的装饰品都是他捡来的。我又不是笨蛋，当然不会天真地相信他的鬼话。

别误会我的意思——我爸妈不是不关心杰西，杰西也不是老闯祸、不可救药的问题少年。我爸妈实在没时间管他，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，杰西不在他们的优先名单里。

杰西不理我，回到杂物堆的那一头，做他本来在做的事。我的注意力被一个炖锅吸引——那是我们的厨房几个月前消失的东西，现在它就坐在杰西的电视机上。有条铜管穿过它的盖子，向下伸进一个装满冰块的塑料牛奶罐，然后钻入一个广口玻璃罐。杰西或许是个处于违法边缘的问题少年，可是他很聪明。我正要去碰那个奇怪的玩意儿，杰西转过身来。“嘿！”他简直像是飞过了沙发，打掉我的手，“你会